

忽然心动

忽然心动

小三

我从来没有写隐私的欲望，但是今年发生的一件事，却叫我难以忘怀。不幸的是，这件事与一位女性有关，一个大男人，跟一个小女人，会发生怎样一个故事呢？

我是一个典型的好男人。当然，这“好”，不是在老婆跟前一口一个“我爱你”；也不是“老婆您歇着我做饭”；更不是“老婆老婆我随你”。我的好，就在于我对别的女人向来不感兴趣（我想想，是不是没有撒谎，嗯，还是说“对绝大多数女人不感兴趣”比较保险）。我曾有幸跟一个团到东南亚潇洒走一回。在泰国的巴达雅，那个人欲横流的地方，有一位旅伴约我出去好好“享受”一下，大家自然明白这“享受”二字是什么意思。我于是祭出人生信条十三字诀：不吃烟，不喝酒，不玩女人不耍赌。旅伴说，你别拿他们当女人看，就没事了，再说啦，又不是中国人，不玩白不玩。我对他的高论不敢苟同，哈哈一笑，独自去海边泡脚。一望无际的大海碍...今年上半年，我一位最亲最亲的亲人不幸住院。要搁以往，我肯定以工作为重，绝不会拿出哪怕半天时间去陪她。但是，人过三十，想问题有所变化，我决定把工作放在第二位，把亲情放在第一位。但毕竟，医院看到我的时候，已是手术前的最后一刻：就等我签字，她好上手术台了。主刀的教授对我这么一位姗姗来迟的“重要人物”，很是另眼相看。能拿这么大架子的大男人，肯定非同寻常！:)他以探寻的眼光，上下扫描我一分钟之久，引来医院护士、主治医师、还有大胆的病人，也都围定了我看。大概我除了瘦黑憨而外，他们也没有发现特别的东西，众人才随了教授散去。我也就坦然安营扎寨，并借做手术的四五个小时，上街去置办粮草。

这个医院不是很大，病人也不太多，因为是教授的一个联系医院，所以教授亲自主刀。这也是我们来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我观察了一下环境，大概我的亲人在这里这一天里，人缘还不错，病房里的病人和家属，对我都十分亲切。而且医院还有一个很好的规矩，家属可以在这里住宿，每晚五元，这可比旅馆便宜多了。不一会，一位小小巧巧的护士抱着一堆被盖走进来。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偏圆的瓜籽脸上，鼻子也小小巧巧的，圆润而挺直。一双秀眉之下，是一双秀眼，很有神，但罩着一层隐约可见的迷茫。我对人的年龄向来缺乏敏感，判断不了这护士有多大年龄，已婚否，但我可以断定，一定有什么事叫她烦恼。她并不看我，说，你是42床的？我赶紧说是。她在邻病房找了一个空病床，细细铺好被盖，说，每天把被子叠起来，免得查房时医生批评。我颇不习惯别个女性为我铺床抻被，忙答是是。

手术时间很长，但一切顺利。我心中自也高兴。我发现，这间病房全是女的，邻病房是男的。我知道护士为什么要把我的床铺在邻房了。实际上多此一举，女病房也是有男陪护的，也就睡在病房里。于是，当晚我自作主张，把被盖铺到女房里的一个空病床上了。此晚我给这些病人和家属们讲了一箩筐笑话，自不在话下。

翌日早上8点，来挂针的护士，正好就是昨天铺床的女孩，我看着她一床一床地一路挂过来。我头一天买了太多的用品，床头柜上摆得满满的。

她的药盘子没处放，不由埋怨道：“看你们这放得这么满，咋不放在柜子里边呢？”我急忙走过去，学着她的口吻说：“是啊，怎么摆得这么满呢？为什么不知道收拾干净整齐呢？”边说边把柜上的东西，放到下边去。她不言语，挂好吊瓶，看着我的眼睛说：“挂完了来叫我埃”扭过头就走了。快到门口的时候，她朝门边的病床看了看，又回头把目光投向我，我原一直目随着她，刚好接住她的视线，竟朝她缓慢而坚定地点了一下头。

我可没有这样在意过一个女人！即使她长得漂亮，我并不是没有见过漂亮女人啊！难道，我应该那样看着她，而且冲她点头。那点头可真是暧昧，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！我是要讨好她吗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说老实话，她冷冷的样子，实在有两分叫人不舒服！

呆在医院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事情，同病房的病人和家属的亲切、融洽，自不必说；连医生、护士，也一概好脾气。只那小女子情形较差。而我的病人，颇以我能够守在她的身边，而自豪不已，那种温顺、柔情似水，叫我感得安适而舒泰。从我内心里，这么多年来，真是很少有这种感觉了。人生的烦躁与忙累，很少叫你有歇下来的时候，这简陋的病房，反成了我的世外桃源。我也巴不得作无知状，作轻狂状，作不谙世事状，装傻装呆，跟人说话，透明得象一块水晶。除了病房里的空气，说实在的，我喜欢这个地方。

病房里的另外几个病人，都是从四川来的。质朴、可爱，一口一个川味，叫人可喜、可乐。陪护的黄大姐，穿着一件粉色的上衣，镶着边，下摆却较大，色彩与年龄，颇不相称，但那种乡土的气息，是城里所少有的。她说话很快，一副能干而不让人的架势。她尖下颏上的一张小嘴，双唇极保唇角两端延伸上去的双颊，天生红润。但鼻子很窄，配以薄唇，让人体会到她是那种命苦的女人。她已经四十多岁了，但看上去更象五十岁。她家在县城，也会说不太标准但却好懂的普通话。她对我们说她不肖的儿子，不争气的酒鬼丈夫，不把她当人看的暴戾的父亲。还有他们县城附近一窝蜂跑出来“挣钱”的女娃子、小媳妇。让我听得惊讶而新奇。我听得高兴，便上街一趟趟买来苹果、梨，削给大家吃，叫他们吃了再说。我却只是笑，只是心无挂碍地消受这难得的好时光。

这一夜我们睡得很晚，第二天七点半了，我才慌忙起床。心想，这是怎么说，医生一会进来非笑话不可！我看见黄大姐已经在收拾床铺，用那种一根筋热水工具，烧着开水。我赶快去病房斜对门的水房洗脸。回房的时候，发现门口有一堆人，有人高一声低一声地说话。我以为医生找我这个陪护，忙挤上前去，却见黄大姐伸着一只手，食指直冲那个小护士上下乱晃，嘴里叫道：“我日麻就望你看我不顺眼，莫道我们乡下人好欺负，我日麻从小不受哪个的话，叫你个小娃子来教训我，你找错了人！你也不看看，那是不是我的床铺，你日麻硬是觉得我好欺负耶啥子！”我一看，那分明是我的床，还没有来得及叠被子，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老天啊，还叫黄大姐代我受过--一定是那个小护士指责她了。

好歹咱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自个的事，决不叫别人扛着，忙走到小护士面前，打拱作揖，哼哼哈哈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是误会了。这都怪我，起来迟了，不怪黄大姐，不怪黄大姐。我有罪，我有罪。”黄大姐一看我出来说话，便不言语了。小护士狠狠朝我剜了一眼，嘴张了张，没有说出话来。我又点头哈腰（是不是很丑？错了，那种状况下，我特有经验，非如此不足以平民愤“嘿嘿嘿，看把您气得。真是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您如果有气，

就骂我吧。这都怪我，都怪我。”又拧过身，说：“黄大姐，是我闹出的一场误会，大家都把气消了吧。”我看见小护士眼角一弯，快要笑出来的样子，但是却抿了回去。我见有泪光一闪，借着李护士的解劝，顺势走了。

我很快知道，小护士的名字叫王亚鸥。听起来一点也不象个女孩子的名字。

据黄大姐说，王亚鸥年龄不小，27岁了，丈夫在省内某个市工作，最近两口子正“闹仗”呢。“活该，这个挨刀子的花花儿。”黄大姐用这么一句刻毒的话结束了她的介绍。“难怪她总是沉着个脸。”我说。“大姐，她心情不好，您人量大，也别太怪她。”

过了一会，有个小护士进来说：“42床，王护士叫你到一楼帮忙拿东西。”那是一种命令的口气。我慌忙应声，让人家受了一堆委屈，这是给了一个赎罪的机会呀！再说，在这里，我可不想去得罪一个护士！拿东西嘛，我有的是力气！

不怕的。邻床的小陈也一骨碌爬起来，跟我朝楼下走。进了一楼仓库，只见王亚鸥坐在一张凳子上，朝我瞪着双眼。那可是一双美目，我身后的光线在她双眸上一闪，很有几分韵味。我心里故意找些文学词汇来美化她。负罪之心嘛，原也情有可原。我呵呵一笑，问她：拿什么呀？您吩咐吧。小的今儿就是你的手下，任你使唤了。她低下眼睑，正要张嘴说话，小陈进来了，便打住，说：小陈，把那几床被套拿上去吧。小陈答应，我也朝被套走过去，她却在后边说：小三（你一会儿拿这边的。我心里瞪地一响，她的话音里，似乎别有一种哀楚，一种我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不由得站住，看着小陈拿着被套出去了。

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子，前半间被隔出来做了门诊，后半间就成了库房。我看着小陈抱了一大抱被盖出去，竟觉得不知怎么说话。毕竟，我跟王亚鸥没有任何交往。这几天在医院，我的随和，大方，能干（所在的地方，一般都有一堆人围着。我说过，我喜欢开玩笑，我想，说笑话，也许正是我游戏人生的一种方式。但这其实跟我一向正板的个性，是不相符的。

“你不是有那么多笑话吗？怎么不言语啦？”王亚鸥终于说话了。我不知道她怎么忽然说出这么一句话。她不是叫我来干活吗？这，叫什么活？我奇怪地看着她。显然，我心里有几分恼火，一个小女子，即使长得象天仙，也不应该这么居高临下地对我说话。而且我发现，她没有穿戴护士的行头。上身着一件紫色的薄毛衣，勾出胸腰部清晰的轮廓，下身穿一条我说不上颜色的牛仔裤，绷出滚圆的臀部和腿。我心里说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性感吧。

“你叫我来干活，还是来说话？是不是想公报仇哇？”我双眼直视着她，我的目光，向来不怕光彩照人的女人。何况，我又不是二十岁的毛孩子！什么样的阵仗，我也多少见过些。她大概受不了我的语气和眼神，将视线移到我的胸前，竟有些怯怯的样子了：“你，总是这么厉害吗？你不知道，查房的时候，你叫我多么难堪！”我想，是啊，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，被一个乡下人抢白，那多没有面子啊！哎，她那可怜的自尊心，一个贫弱的城里人的自尊心，活活被我给毁掉了。我有几分幸灾乐祸，但是，大家已经看出，我并不是一个可恶的坏人。我心软，尤其面对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子，我不忍表现得太过分。我说：“再向你道歉行吗？我可没有任何动机叫你难堪。唉，都是我不好，睡了个懒觉，惹下一串串事儿。”

我估计她会挖苦我两句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她急急地

说：“不，不，我没有怪你啊！那不是你的错。都怪我这几天心情不好。”我意识到就这样一男一女，一坐一站在这里说话，十分滑稽，如果有人进来碰上，也不好说话。就急着想结束谈话，对她说：“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？如果你乐意，我十分愿意帮你。”她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我真的有些急，我并不习惯与一个不熟悉的女人独处。良久，她猛地抬起头，急急地说：“是的。你能帮我。这几天，我一直在观察你。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。”我感到十分惊讶，除了一般人都能做的事，我并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，而且，我的外表，离那些白面俊男，不知差出几十千百万去。为什么只有我能帮她？但我看到，她的眼里有亮的东西在闪。老天，谁能知道世间最美的是什么？带露荷花。我只能用这个来形容当时的感觉了。她的美丽，是我无法否认的。我至今都相信，男人最摆脱不了的，就是女人的美丽！

以我这样心如铁石的人，也一样摆脱不了。

我不由摊开双手，似乎想去扶住她。但是却实际上在一米开外做出一个假动作。我现在有些急于脱身了。我别的都缺，就是不缺乏理智。我故作爽朗地笑道：“别这么凄凄惨惨啦，我心里难过！小王，这样吧，我带着一台数字相机，下午给你，还有大夫们，拍几张照片。好不？我给你们处理得漂漂亮亮的，特别给你打一张大幅 A2 的。咋样？你真地很漂亮，相片也一定美！”她对我的表现有一点惊讶，但是马上变成不好意思的神情，抹了一下眼角，说：“那，好吧。”我笑了笑，问：“你叫我拿的东西，在什么地方啊？”她说：“没有啦。要不，你把这几只枕套拿上去吧。”我一看，就那几只枕套，真是不堪一拿呀！顺手提起来。

这时，有人从库房门口过，说：“谁把库打开，也不关上门。”王亚鸥正要说话，我一摇手，因为我好象还听见黄大姐的声音，别让她知道我跟亚鸥在库房里。我走时她是看见的，呆了这么长时间，她的那张嘴，说出去，可有好听的。王亚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说：“看人家把门锁上，怎么办？”我哪知道怎么办。好的是，外边只是拉上门，并没有挂锁。拉门的人上楼去叫人要钥匙去了。我开了门，提着东西，洋洋洒洒地走上楼去。我听到身后的王亚鸥轻轻叹了口气，锁上门，有一搭没一搭地也上楼来了。

王亚鸥到底想让我帮她什么忙呢？我既想逃避，又怀着好奇。下午又轮到她值班，进病房的时候，她一直不看我一眼。就象我不存在一样。我倒也不在意这个。反正，我并不想跟一个女子有什么特殊的关系。你不理我，我自然不必理你。

但是，有什么事，我还是去护士办叫她。在我的直觉里，她是一个挺有个性的女人，而且很少世俗的味道，这在一个已婚女子身上是难得的。她的话很少，但办事很细致。即使跟黄大姐有一番争执，她仍是按部就班地尽她的职责。

我的病人恢复得很快，一定跟好心情有关。她数落我：“看你个懒鬼，惹下一摊事，王护士进来连话都不说了。”我一笑了之。过了一会，我说：“她不说话，是她的自由，关我甚事？女人家，见识少，没见过豆大个事。”她笑着擂了我一拳头。我边削苹果，边对大家说：“王护士是个满不错的护士，不要因为她有心事，就议论人家。你们不是说，她挂针挂得最好，洗伤口洗得最细致吗？”我一只只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几个病人和他们的家属。接着说：“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也会遇到不痛快的事，总之互相理解些，就好了。”黄大姐笑了，说：“我莫有啥子，谁心里有啥子嘛！嘻嘻，是不是王亚鸥迷

住了我们这个大手大脚大男人了？”她一说这话，我的病人不依，指着我的头说：“黄姐，你看错我们家三了。他可不是那种花心男人。”我嘿嘿笑着，点着头道：“那是，那是，我一向如此，一向如此。”

下午五点的时候，邻床病人要我去护士室拿一点药棉。护士室就王亚鸥一人坐着，见我进来，她立即站起来，完全不象在病房里见我的样子。她笑着，让我坐，我说要药棉，她说没有现成的，叫我等等，她马上配一点。我在她让给我的凳子上坐下，那上边还留着她的体温，暖暖的。我拉过桌上的一本画满了字的处方笺，闲看着，信口问：“小王，你练书法吗？”她在另外一张桌子边正忙着，看见我手上拿着处方笺，有些忙乱地扔下手里的东西，过来几乎抢一样夺走我手里的处方笺，放在值班的床上。我有些奇怪，有什么不敢叫我看的？大不了字写得不好嘛！我悄悄走过去，轻轻地从床边拿走处方笺，笑道：“我看看你的字嘛，互相学习呀！怎么这么保守！”她不再跟我抢，但脸却红得象一片火烧云。慢慢地，我的脸也有些发烧了，那处方笺上，好几页都只写着“小三”（外两个字，但在这里，只能这么写了），横的竖的胖的瘦的，有的了草，有的工整，有的象隶书，有的象狂草。有一页上最特别，只有两个字，被圆珠笔反复涂抹，笔画粗粗的，每一划，都象一个农田里新扎的麦捆子。

王亚鸥只低着头干她的活，我有些手足无措。但是，不说话不行啊，我笑了，说：“亚鸥，是不是恨我呀？用笔狠狠地戳我？”她根本不敢抬头。其实，她也是结过婚的人，不该害羞成这个样子啊！说真的，我一向对害羞的女性怀有好感。

这个时候，我其实明确感到，她正是我最喜欢的那类女人！尤其在这样一种环境和气氛下，这种感觉十分强烈！但是，她也罢，我也罢，都是结了婚的人，就算她对我有好感，也只能恨不相逢未嫁时了。我说：“看把你羞的，你真象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。”我尽力减轻她的尴尬。

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她忽然转过身来，正面对着我，眉毛拧在一起说：“小三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是三岁小孩吗？你看我象三岁小孩吗？你以为我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吗？你根本不理解我。”她的一串问号，把我的笑凝在了脸上，她的这种转变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？是的，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。可是，可是，她对我也几乎一无所知呀！她的表现，真的叫人的无法理解啊！她把药棉塞在我的手上：“你快走吧，别叫我破坏了你的好男人形象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！”我接住药棉，但我能这么走吗？

我没有见过这种场面，从来没有过。当然就谈不上应付这种场面的经验了。

我到底该说点什么呢？我应该安慰她吗？她需要安慰吗？她不是那种好冲动的女人，她的这些表现，说明什么呢？她爱上了我？还是别的？是我想得太多，还是没有正确理解她的意思？我有些茫茫然。我下边的话，很难说是我说的，因为我的嘴似乎并不受我的控制：“你，这样，我真地不明白。也许我哪里错了。但是，我觉得，莫名其妙。我并没有小看你的意思。我是尊重你的人格的。你如果有不痛快，你完全可以说出来。虽然，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，但我，也许能够理解你。”这样结结巴巴说话，真不是我的风格。我已经没有勇气看着她的眼睛了。好象我真地做下对不起她的事了一样。其实，我什么也没有做啊！

她并不说话。我觉得她坐到了床边，手上拿着一本杂志。我好象有罪

之人。

我真是希望来一个人，为我解围。我觉得看过的所有小说，也没有教我在这种时候该怎么说，怎么做。我坐在那里，喃喃道：“小王，你对我，也是不了解的。”这时，外边的走廊很静。我在这里已经有十分钟了吧？我的轻松的洒脱已经被王亚鸥消灭一尽了。我感觉得她扔下杂志，朝我走过来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有一种解脱感。她一直走到我的面前，伸出手指把我额上的一丝头发拨到后边去，语调非常缓慢地说：“其实，我不需要了解你。从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啥样的人了。而且，我也知道，你会怎样看我。”停了停，她又说：“你抬起头，正眼看看我吧，难道我不配你看看吗？”

我抬起头，慢慢向上看，目光漫过她的身体，一直走到她向下略倾的脸上。

这是怎样一张好看的脸啊！我听到自己的心，砰然跳动的响声了。

我在前边说过，我是一个见女色心不动的好男人。至少到目前，我一向对花花公子式的为人（男）方式，表示不屑。话又说回来，在王亚鸥之前，并不是没有女人向我示爱，我也不认为这种爱有多么低下。我对一些建立在真爱之上的婚外情，总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。我知道，人，最难控制的，就是感情。爱情标准中绝对意义上的忠贞不渝，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的。我常想，婚外情的广泛存在，除了一部分是寻求刺激外，有相当一部分，确实是情动于衷而形于外。这在外人是难于理解的，但作为当事人，肯定有一千个理由，觉得自己爱的正当。我们经常见到热恋男女，或者失恋少年，在兴奋和痛楚中喃喃：“啊，你是我的唯一。”但这种话，多是说说而已，事到临头，往往把它忘到一边了。自古至今，这种例证实在是太多了。

我现在就面临着一个爱的灾难。虽然我不能透彻的明白，王亚鸥何以抓住我不放，但是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她的心弦为我而动了。福兮，祸兮，简直没有给我思考的机会。唉，作为一个女人，王亚鸥确实具有特别的吸引力。否则我刚来的时候，也不会很快注意到她。这不仅仅指她的外表。关键是她很有个性。今天这种场面的出现就是最好证明。我的眼光停在她的脸上，手心里的棉球挤得湿了指缝。她的体香如雾一般将我罩得严严实实，我的脑子里还有思想吗？还有理智吗？还有杂念种种吗？事后，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。我只觉得我不能控制自己的双眼要停在她的脸上。她的略略拧起的眉，眉根历历可数，它们汇集成一条小而黑而直的岭，舒缓地延伸开去；双眼迷蒙地直视着我，睫端挂着几粒透明的雨点，这两点落在雾气里，让我感得雨丝的凉意；双唇微张着，象卡通里的少女，桃花瓣似的线条，随着呼吸在颤动……在我的眼前，这花朵分明在落下来，落下来，隔着雾气，从遥远的地方落下来了……我的双腿试图挣扎着站起来，但身有千斤重，哪里站得起来。啊，老天，饶了我，饶了我……这雨，这雾，这下落的花瓣……不，不，不，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。我爱她，啊，我的妻子，我因为爱而成为我的妻子的那个女人，她就躺在十几米外的病床上……我，难道，这就是我一向自认能躲掉的灾难吗？“哦，亚……鸥，亚……鸥，我要回病房去。他们还等着我。

等着我，用棉球呢……我，走呀！你也，吃饭去吧。”在那一刻，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，把我推起来了。我发现，我的右手竟抓着王亚鸥的左手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抓住的。我象扔火炭一样，赶快松开。我还在嘟嘟囔囔地说：“对--不起，我走呀。我走呀。”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王亚鸥的表

情，就踉跄着走出了护士室。

走廊上依然没有人。我回到病房，头依然晕晕地回不过神来。大家围着黄大姐，听她说得正热闹：“那个女娃子，是我邻家耶。原来瘦查查的，也没有个好衣服。现在，哈，洋得我都认不得了。一个深圳老板包了她的耶，在这里买的房。

她日麻还向她那个老汉子介绍我，把人都羞死罗！她穿的那裙子，还没得一拃宽，象他妈个屎片子。”我走到床边坐下，咧着嘴跟大家一齐笑。黄大姐发现了我，说：“嗨，你这个人，咋拿个棉球要这么长时间，栽棉花也长成了。”我的嘴还有点不听使唤，说：“不，不是，是护士没有了。”我的病人也笑着说：“我看你神神倒倒的，啥护士没有了？刚我看见王护士从门口过去的呀。”我也笑了：“不是护士没有了，是护士那里没有棉球了，去了才现卷的。”黄大姐说：“撒啥子谎哟，护士的棉球是领的，不是自己卷的。”可是，我是亲眼看亚鸥自己卷的呀。我也不争辩，笑了笑，说：“反正我这是她们现卷的。”我很想靠下来歇歇，就把我的病人的腿往里边挪了挪，挺直身子，靠在床边躺下来。

大家以为我病了，一齐过来问。我说：“我这么壮实的身体，哪能说病就病？我有点困。嘿嘿。”大家又去聊他们的天去了。我却无法平息自己的思绪。今天的事，来得太突然，一次次都不给我准备的机会，让我的心里如一团麻，乱乱的，很难受。我望着轻松而欢快的几位男的女的，为什么这种事偏让我遇上？我就这样躺了有半个小时，脑子里转来转去都是王亚鸥，甚至她的体香，也在我的鼻孔里挥之不去。我应该回一趟单位了。是的，我一定要回去一趟，这个环境是不能再呆下去了。

我在买晚饭的时候，对大家说，我先回去两天。大家说，你在这多好，“回去搞啥子？”我说，单位的事放心不下，料理两天，还要来。我的病人看着我，说：“你真要回去？”很难过的样子。我安慰她，“你放心，我会把你的事安排好。”她又说：“你走，也跟护士说说，人家好知道你不在，打针的时候能操上心。再说，医生都夸你哪，你走也该打个招呼呀。”我没有办法，说，好吧。便走出门，回头见她看着我，只好往医生办公室的方向走去。医生办公室里没有人，但听见柜后有响声，便转身要出来。只听后边的人说话了：“啥事，我就好。”我转过身来，那人和我不由都呆住了。还是王亚鸥。她在柜后换掉了工作服，头发披散开来，望着我，怔在那里。

我也有些忙乱，说：“你，你，为啥在这里？”

她也回过神来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我们的医院，我在哪里，还不自由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是，你说得对。我是说，我明天想回单位几天，有的事，请你们多操心些。”

她眼角掠过一丝阴影，看着洗手盆，说：“是因为我吗？是这样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”我摆着手，说，“单位的事放不下心。我走了，就给你们和医生添麻烦了。”

她又把目光投向我，问：“明天走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，明天一早就走。”

“啥时来？”

“后天，不，也许，外天。外外天吧。”

“你不恨我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你哄我。”

“你又不是小孩，怎会哄你？”

“那就好了。”

“噢，好了。”

我急于回到单位，说白了，是矛盾内心的必然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强烈的感情冲击。尤其是，它来自一个女人。而且方式是如此直白，不加一点遮掩，叫我没有任何缓冲余地。记得两年前吧，我给一个单位辅导计算机，其中有个女工，比较大方开朗，整天有事没事来“请教老师”，我倒也浑然不觉其怪。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接到一个传呼，回过去，原来是她打来的，她说她在电话亭给我打电话，而这个电话亭就在我家门前几十米的地方。她的语调绵绵的，拖着腔，说：“老~师，你这两天是不是心情不好？”这是哪里话？“我心情挺好呀！”我莫名其妙。“可是~~，我总看到你望着我发呆。”我的天，我曾经望着一个青春少妇发呆吗？“是吗？我自己倒是没有觉得。”她说：“我今天晚上，想你出来一下。”我问：“有问题，还是有事？”“我想~你出来一下嘛！”听她的语气，我任是木头也有些明白了。我说：“我明天会到你们单位去的，到时再说，好吗？”“不嘛，我想你现在就出来嘛。”“现在，我正在写个东西，实在脱不开身啊！”其实，我当时正躺在床上看书。这件事，就这样结束了。虽然以后她见了我，做出扭头扭脸的动作，甚至当众说出我洋相，表示不满，但我只假装不懂。一直挨到代课结束。此后我想，我理解她，但我不能跟她一样去做。世界上男欢女爱，大约总有一方先来打头。只要另一方冷如冰铁，火就烧不起来了。

但王亚鸥不一样，她采取的方法是直接的，而且.....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并没有一口回绝她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事情并不这样简单。她自己也说过，她不是水性女子。这我相信。从她的个性是可以看出来的。而且她在库房说过，她要我帮她一个忙。这是怎样一个忙，我不知道。以我的性格，我要知道这个忙的内容，只要能做到，我会帮她的。

晚饭后，我决定在医院转转。我想找到一些有关王亚鸥的痕迹。门廊里，有两张大红纸感谢信，其中一张提到王亚鸥，跟其他护士的名字排在一起，患者说着好多动听的话，如她们工作细心，和蔼热情，等等。感谢信的对面，是医院各科室主治医师介绍，有照片，有简介，镶在一个大玻璃镜框里。这算是医院市场化的一个标志。镜框的右侧，是服务监督榜，里边有医生和护士的照片和名字，也镶在一个大玻璃镜框里。其中有王亚鸥的照片和名字。照片上的王亚鸥非常清纯的样子，抿着嘴，端端正正的。可惜照相师处理得不太好，有点偏色，笼一层淡绿的雾。我在她的照片前站了很久。我不能把相片上这位文静的女孩跟现实中的王亚鸥等同起来。“王亚鸥，叫人无法理解的王亚鸥。”我轻声说。

医院坐落在都市的外围，院门前就是大街。没有多少行人，车辆也不太多。

但两旁遍植雪松，绿化得很好。我漫无目的地走到附近唯一的公交车站，明天我要在这里搭车。站牌下没有一个人。站牌上两个字很有意思：“青坟”。大约是这里的地名了。老宋体的“青坟”两个字，印在已经歪斜的站

牌上，显得有些落魄。我靠在站牌下，有个男人骑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一偏一倒地歪在了我的面前，车架上是一个看来挺沉的纸箱。车后跟着一个女的，忙下车扶祝可能是他的太太。

我慌忙走上去，说：“让我来吧。你扶不住的。”男的索兴把车把放在地上，摸摸索索地从身上掏出烟来，递过来说：“吃着，吃着。”我笑了：“什么时候，还顾着掏烟。我不会抽呀。”他把烟又装回口袋，不好意思了：“我也不会。唉，没有办法，下岗了，开了个小店，雇不起车呀。咳，咳，咳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是啊！真不容易。你爱人也下岗了吗？”女的说：“我比他下得还早。”我们几人正忙着，附近传来噪杂声，扭头一看，只见一男一女，互相指着对方鼻子，边骂边走过来。“……你偷，你偷，别叫我看见啊！别叫我看见啊！你还是个人吗？还带到家里去呀！兀 故歉釜寺穉俊踹械乃担骸澳忝槐臼拢 槐臼拢 阅餐 掖 桓鲛健 薄鞍 蔽姨玖丝谄 U 饬轿幌赂诘姆蚋疽蔡玖丝谄 E 乃担骸鞍 颐堑ノ幌赂诘呐 匕幸磺 啾 枚暖ア 薄 D 歉隼怒！蔽野参克 牵骸澳忝亲苓阙业揭惶跽 貳 H 酥灰S 行 癩 苾腔峰钹氯廿摹！绷 忝担骸澳鞘牵 鞘恰 2 灰籽健！？”

回到医院，心情不太好，也懒得说话。我的病人倒是话很多：“三，哎，黄大姐给她妹妹气坏了。你说点笑话让她轻松一下。”我哪有心情说笑话，但我不想打消她的兴致，说：“你哪儿给我揽这么多活儿，我有点累。不说笑话行不？”她悄声说：“黄大姐的二妹挺能干，独自来古都创了一份家业。后来有个本地闲人看上她。结婚后，待她不好。拿她的钱出去胡来。还动不动就说：你这个外地婆娘，滚回去。她妹就跟一个外地人混上了。刚才她来看大姐，大姐说了她几句，姊妹俩吵了一架。”我说：“这种事，别人劝不来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劝呢？越劝越乱。”她看我实在不想说话，就叫我早些歇下。“明儿还要起早呢。”她说。

睡得正好，忽然听得人嚶嚶地哭。我心烦，好不容易睡着，又把我吵醒。这不是要人的命吗？仔细听去，又不象哭，似乎在轻声说话。不知怎么，我又站在了街上，远处站着一个人身影，很熟，但怎么也想不起是谁。天要亮了，那身影映在东方的一抹鱼肚白上，像对比显明的木刻。我朝她走过去，走过去，她却始终离我那么远……我心里无缘无故地着急，嘴里不知不觉就叫了出来：“亚鸥……”这一叫，把我从梦乡里惊醒过来。我感觉到嘴唇在动，慌忙右顾，大家都睡得很熟。原来我睡在靠门口的床上，紧挨我的是小陈，他的呼噜声何其响亮，把我那一叫，淹没了。我心想，唉，这个王亚鸥，把人闹得神神道道的，这事定要了结，否则，非弄出事来。便再也睡不着。索兴坐起来，摸黑去水房洗漱。

这时候大约有 5 点多钟，在三四月的天气里，离天亮还有不短的时间。水房里的灯不太亮，我的漱口杯咣当一声，滑到了地上。这真叫麻烦了，值班的人还以为有贼呢。果然，过了一会，就有人声过来，问：“谁？”我走出水房，站在走廊里，小声说：“我刷牙哩。”“哦，是小三埃我还以为是病人呢。”这就叫：怕麻烦，麻烦到。这个值班的人不是别人，是王亚鸥！敖裯聿皇抢罨な恐蛋嚟穉吭跌茨闾冢俊蔽也挥闪髀冻鲚恍 怕遥 嶸 省K

孔毗肆讲剑 唤游业幕巴罚 担骸澳阙 暄渍 交な堪炖础 1 鹞拢 桓 阙导 隆>褪前辘 氛隆！
蔽宜担骸把桥福 缦 憔醯梦沂呛萌耍 憔头殴 遥蝗缦 憔醯梦沂

嵌袪耍 卜殴 摇！彼 担骸罢饫铔环奖闷禱暗模 慥窗！蔽宜担骸暗任掖
拥ノ焕戮艘院笞焦夷慷寐穉俊彼 担骸拔抑5 滥愕男模 悴换岫桓 野卷
摹！彼低辘 畿な堪烺子恕？

我洗完脸，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床边，开始整理今天要带走的東西。其实很简单，几本书，一个记事本，一台数码相机，相机里有一张朋友小张的照片，回去要处理的。我不能断定自己是否还来。我的病人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不在，她也能很好地恢复，加上护士和其他人的照顾，生活上应该没有问题。可是，王亚鸥，她说过叫我帮忙，连个忙也不敢去帮，这不合乎我一贯的为人逻辑。那，这会儿去吗？更深夜阑，黑灯瞎火，叫人知道，我有一百张嘴，也说不清楚。我还是决定不去。至于帮忙，看她那样子，也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事，下次来了再说吧。

我靠在床上又迷糊了一阵。看看传呼机，6点多了。我决定走。我轻轻摇醒我的病人，在她耳边说：“我走呀！”她问：“咋走这么早？”我说：“早了回去好办事呢。”她说：“早点来噢。”我在她脸上亲了一下，说：“那还消说。”她大睁着眼，看着我离开。在我掩上门的那一刻，真有点心生悔意，不该这么急着回去呢！

医院的大门原来开得很早。我不费一点事，就走到了大街上。东方有很写意的亮光和微红的云。我深吸了一口城市早间的空气。城外圍的工厂大半停工了，空气还新鲜。我回头望了一眼护士室的位置，见窗口亮着灯。我轻轻说：“亚鸥，对不起了。”我回过身来，正要往前走，却看见王亚鸥，不错，是王亚鸥，就站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。她的身形映在天光里，跟梦里身影象极了。她竟然站在这里等着我！我感得脚底有一股暖的东西，慢慢升上来，直走到鼻孔里，呛得呼吸也有些困难。我的眼角似乎也有些此酸涩了。亚鸥，亚鸥，你为什么这样！我小三难道叫你如此搁不下么？是的，任我心冷如钢，也难以应对如此的场面。我不由自主地，一步步朝她走去。

她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身旁是一辆单车。走近了我才发现，她并没有看着我。她的端正而富有线条的侧影，是多么美啊！我朝她走过去，我已经能够看到，她的双目，汪满了泪水。我朝她走过去，一直走到离她很近的地方。我的脸几乎要碰到她的脸。我看着那眉，那眼，那鼻梁，那滚滚而落的晶莹透亮的泪水，我说：“亚鸥，你为什么都要这样？告诉我啊，你为什么都要这样？”

她的脸并不让开，就这样让我直视着。她的眼睛转过来，也直视着我。这时又有一串泪珠滚落下去。

我感得我自己的心象冰块一般碎裂了。是的，我听到了碎裂的声音。我的声音有些发颤：“亚鸥，你别这样好不？”

她依然无语。只把我手里提的塑料袋接过去，放在车篮里，然后扶起车把，慢慢朝前走去。

我走在她的左侧，我不知道她要往哪里去。我也没有想这个，随她走到哪里。

路上几乎没有行人。偶尔有一位晨练者跑过，脚步声传得很远。我知道我被身边这个王亚鸥打倒了！我似乎没有选择，现在我也懒于去做选择。我只是无意识地跟着她走，随她走到天边去。我只是这样走着。

“三，我其实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。跟你一样。”王亚鸥说话了。我不知

道她为什么说这个。“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却是感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人，来到了我的身边。我总是相信直觉。”

我觉得她前后两句话，连不到一起。

“我实在看不出自己有什么打动你的东西。”我说。

“我的幸福的家庭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没有了。”她说。她的声音颤抖着，要哭出来。

她说话的声音很轻，但是很清晰。她说出的每一个字，我都听得那样真切。

晨风从我们中间飘过，带来一丝凉意。我对王亚鸥的关切，让我不能不听她说下去。

她扭过头来，看着我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可是，这不怪他。他是个好男人！”

是个好男人啊！”

虽然她没有任何解释，但我已经习惯了她说语的跨度，这一定是说她的丈夫了。

我无言。我知道亚鸥现在需要的并不是安慰。一切的抚慰之词，对她都不适宜。她的巨大的深藏心底的痛苦，不是用贫乏的辞藻可以解除得了的。我已经被她的痛苦卷入了。

“这就是你在医院里少言寡语的原因吗？”我低声问她。

“是。也不是。”她说。她的目光朝很远的地方看着。“我不明白，这世界，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丑恶，来引诱男人？！”前面不远处，一家夜总会的灯笼，在晨曦中发出暧昧的红光。

我叹息了。

她长嘘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象要让自己在愁绪中走出来。一丝淡淡的香味飘进了我的鼻孔。她看着我说：“小三，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急急要走。”

我笑了笑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都是因为我。不是吗？”她也笑了笑。

“是。”我说。我不想骗她。“你叫我慌乱不堪了。”

“那不是我的本意。”她甚至笑出声来。我知道她是装出来的。或者，她的痛苦，对她已是一种习惯，所以容易抛开。

“我不能理解呢。”我还是实话实说。

“唉。我真是矛盾。”她仍是带着笑意。“既然这样，我提个小小的要求，不知你答应不。”

我觉得她这种情绪真是难得。做一个朋友，我还是喜欢亚鸥的。而且，我……本来就不讨厌她嘛。“哎呀亚鸥，你这样，我高兴呀。说吧，也许我可以满足呢。”

“陪我，逛公园。”她很娇媚地一笑。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
“哼，我知道，今天该你上白班，就算我想陪，你也没有那份闲心。”我昨天已经看到走廊里的值班表了，亚鸥今天上白班。

“你答应了，我就有办法。你答应了吧。我知道你会答应的。”她声音很小，但是却有几分撒娇的意思。她知道我肯对她让步么？女人真是敏感而聪明。

我想，她真是异想天开，她的医院制度很严，绝不允许她离岗去玩的。

“好吧，我答应。”我眨了一下眼睛说。

“我真高兴呀！”她有几分象孩子。

“高兴啥，只怕要罚十天的奖金了。”我故作悲天悯人状。

没想，她噗哧一声笑出声来。“你失算了。昨晚不是我上班吗？小李家小孩有病，我顶替她，今天医院让我休息哪！”

我有几分懊恼，但是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反正，我离开单位时说的一周，时间还有的是。逛公园，还有美人相陪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还有呢，亚鸥长得太漂亮了，借机会，给她拍几张照片吧。

见我不言语，她有点急：“不要翻悔埃”我说：“这会就去？早了点吧。”

“你真同意了？我知道你会的。”她这会儿反而很平静的样子。“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吧。我想打个电话。”

我把手机递给她，她拨了一个电话，对方好象是她一个女朋友，听说她带了一个朋友吃早饭，高兴得狠。

她的朋友是个搞艺术的，对摄影也大有研究。我基本上是恭敬聆听她的教诲。

她年有三十，单身，性格开朗到与亚鸥恰成对比。听说我的爱好广泛，便留住狂聊，我也就放开了说，瞎说，胡说，无话不说，我不信我聊不过一个女孩子！我身上那一点点不自在也就无影无踪了。

没想到艺术家还好厨艺。这顿饭直吃到十点多钟，我因心态放松，吃得很尽兴。亚鸥的表情也欢快起来，看我大嚼有声，故意说：“她可是会写文章的，小心把你这吃饭的样子写进书里去。”

因为不是星期天，公园里游人不多。亚鸥提出划船，我虽是个旱鸭子，但对划船也情有独钟，立即响应。

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船划到湖心里。双臂已是酸酸的。开始，亚鸥帮着划，后来她实在拿不动桨了，只是对着我笑。我说你就别划了，瞧都汗湿香腮了。她却突然问我：“小三，你怎么取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？”

我说：“我行三。我是有学名的，但我不喜欢。加之我喜欢简洁，你数数看，小字三划，三字三划，共六划，多简洁啊！”她从湖里蘸了水，认真地在手掌上划了小三两个字，端详了好一阵，说：“是啊，简洁。”

我说：“我的脑子也跟名字一样。不过不叫简洁，叫简单。”我瞧她认真的样子，不由呵呵笑了起来。

我放下桨，拿出相机说：“亚鸥，我答应过给你拍照的，就在湖上拍几张吧。”

我的相机高质量的相片一次只能拍 12 张，已经拍了一张，还有 11 张位置。我一口气为亚鸥拍了七八张照片。她笑我：“你就拍吧。连胶卷也不装，拿空机子哄我呢。”

我嘿嘿一笑，说：“难怪你刚才那么自然，原来你以为是空机子啊！我这机子是不吃胶卷的。”

她惊讶地看着我，大约第一次听说还有不用胶卷的相机。但她点了点头，忽然说：“能自拍吗？”

我说“可以”。她说：“给我们拍一张合影作纪念吧。我一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。”

见我面有难色，她又说：“哎，我刚才没有划一下，你就拍了，我现在划一下，你再拍一张，行吗？”我以为她想拍一张划船照，见她从包里拿出

一个小盒子，才知道她是要化一下妆。便说：“行埃你化吧。”

但她却看着我没有动。我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她皱着眉说：“三，我忘带镜子了。”

我一笑：“那好啊，就着湖水妆扮，那才叫别有情趣呢！”

“不，”她装出生气的样子，“你给我画吧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，别的活我都会干，独于化妆，从来没有学过，也没有干过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

“我不会啊！”我哈哈笑着说。

“简单得很呢。”她还在央求。“眉毛画匀，从中间勾一条线就行了。嘴唇照着轮廓描出来就行。”

我说：“我看你平时不化妆的嘛，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化妆是不需要学的。”

“我笨，没学过，不会。”

“我教你，行不？”

“行啊，看你咋教。”我顺手拍了一下水，水花儿落到了亚鸥的脸上。

“我当然有办法啦！”她想站起来，小船摇摇晃晃的，她只好扶住我的腿，挪到我身旁坐下。“头靠过来。”她命令道。

我知道中她圈套了，她要拿我做样子呢。

不由分说，她的左手扶住了我的下颏。

我说：“亚鸥，别，大男人，化什么妆啊！”说着想摆脱她的手。她索兴把我的头扳过来，放在她的臂弯里，说：“乖乖地，别乱动，记着我怎么给你画。”

我屈服了。由你怎么样吧。再说，今天是放开了玩的，叫她高兴，是最关键的。她高兴画，就让她画去，大不了用湖水洗了就是。

她见我不动，说：“这样就好。”

但她并不在我脸上画，而是用右手食指在我眉上勾了一下，然后凑在我耳边问：“眉毛干吗这么粗啊？”

我说：“从小画眉用大毛笔呀。”

她又勾着眉毛的轮廓，说：“又干吗这么乱啊？”

“毛笔久了要发岔呀。”

她用边指轻轻在我眼圈上划了一周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亚鸥，别叹气好吗？”

“谁叹气啦？”

“你呀！”

“我是，高兴。”她说。“小三，我喜欢你。你知道不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也可以说，”她的手指轻轻地在我的唇边掠过。“我爱上了你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个，不可以。”

小船在湖上忽忽悠悠地漂着。我的心，有些发热。我觉得她似乎在颤抖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她问。不等我回答，她又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因为你是一个好男人。好男人总是这样的，对吗？”

“是。”我说。太阳暖暖的。天上淡淡的几朵云，一动也不动。我是个好男人，我想，去他妈的狗屁好男人吧！我只要这样漂呀漂。

“但是，我知道，你也喜欢我。”她慢慢揉着我的太阳穴，“你如果说老实话，就不会否认。”

我合上眼，眼前出现一片柔红色，还有绿色、蓝色的星在闪呀闪。她的气息扑在我的耳朵上，有些痒痒。“我喜欢。我喜欢。你知道的。”我说。这是我说的吗？我象中了催眠术一样，处在一片混沌中。眼幕上四处飞来的黄色的星，互相撞击着，又四散地溅开来。

有温热的水珠落在脸上。是水珠吗？是亚鸥的泪呢。亚鸥，你别哭啊！我说了的，我喜欢你呀！拔颐挥泻迥恪！蔽亦 溃 拔蚁不赌恪！？

天快黑的时候，我们才走出公园。我们找了一家较整洁的小餐馆吃了晚饭。

亚鸥显得很高兴，专为我要了啤酒，还陪着我喝了小半杯。我心情也很好，看着灯影下愈显俏丽的亚鸥，小声说：“我就喜欢你这种高兴的样子。”

走出餐馆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。我随着她沿街边慢慢走着。我决定到一位朋友家住一晚。这位朋友是位记者，早就叫我去他家玩，只是苦于忙，顾不得。今晚机会正好。亚鸥的情绪略有不安。但是并不多说什么。走到东大街，亚鸥指着街对面一家夜总会说：“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只看着她。

“今晚，他要来这里，他要来这里的。”亚鸥并不激动，她只是用淡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说着。

我还是看着她，只是看着她。十点的时候，街上还有很多行人，街灯和两旁高楼上的霓虹灯，交错成立体的疯狂。

她把单车靠在树上，右手扶着街栏。我站在她的旁边，将左手放在她的右手上。我说：“亚鸥。”

她朝前茫然地看着，说：“我，没有什么。”

她忽然用双手握住我的左手，说：“你记得不，我叫你帮一个忙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你知道是怎样一个忙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说过，当有一天，看到我也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会回到我的身边。他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这个，混帐！”我咬牙切齿道。

“他是个好男人，他一步步变了。我看着他变了。”

“我要你帮的忙，就是把你带回家，让他看看。”她说，“我就是要叫他知道，我会带回来一个男人，是优秀的男人。”

“他，不是在外地工作吗？”

“不，他没有。有一次，我的同事来我家，问到他的时候，我说，他去外地工作了。其实，他又出去鬼混了。”

有一辆车突然在前面停下来，发出很响的刹车声。

“他当老板，他有钱，他……”她说得越来越快，几乎呛得咳起来。“可是，后来，我不想让你帮我这个忙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，你别生气，我真……爱上了你。”

我无言了。伸出右手，轻轻拍着她的肩。

我们站了不知多久，她说：“他们出来了。”

是的，他们出来了。一群男女嘻笑着，拉拉扯扯走出了夜总会的大门。我不知道哪一个是“他”，但我分明感到亚鸥几乎全身颤抖地靠在了我的身上。

“亚鸥……”，我唤着她的名字。我用我的双臂，紧紧地搂着她的身体。我一遍一遍地唤着她的名字。“亚鸥，亚鸥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

她的肩膀抽动着，她的脸深深地埋在我的胸膛里。我抱着她，我不知道把什么样的话来说给她听。我的心被怀里这个女子牵动了。我错了吗？去他的吧，好男人！我错了，就错了吧！我说：“亚鸥，亚鸥，我喜欢你。你知道的。”

她呜咽了。她在我的怀里强忍悲声，呜咽着。我低着头，任她的美发摩在我的下巴上，我的眼泪也下来了。我说：“亚鸥，我知道你爱我。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但你也应该知道，但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喜欢你，不，不，我也是爱你的……”夜越来越深。暮春的夜里，在古城街头的一棵老树下，我和亚鸥相拥而泣……

